

永樂大典

卷二六八 老字

卷二六九 老字

卷二七〇 老字

卷二八一 享字

卷二八四 享字

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十八

十四巧

老 壽親養老書二

壽親養老新書壽親養老之事。著於諸儒記禮之書備矣。然自後世觀之。則猶有未備焉者何也。二帝三王之世。風氣渾淪。人生其間。性質時厚。故能平血氣於未定方剛之際。全筋力於欲衰將老之時。人之愛其親。因其康強。加以奉養。為之安其寢處。時其旨甘。娛其耳目。心志即可使之燕佚怡愉。全生而益壽。則禮經所載。謂之備可矣。後世大槩日漓。真元日殺。七情為沴。六氣乘之。壯或夭傷。老宜尪弱。孝子慈孫。眠動左右。寢膳調娛之外。尤不能不唯疾之憂。而求之禮經。則不過曰痛癢搔而已。若奉養人過雅之所為。醫。曾未見之者錄。顧得謂之備歟。孝哉陳令尹。迨能緝是書於千數百年之後。而特詳於醫藥治療之方。凡為四時調攝。食治備急。合二百三十有三馬。斯亦備矣。吾焦鄉先哲太師文靖鄒公之曾孫。敬直翁鉉。推老老親親之念。紬繹是書有年。猶恨其說之未備也。則又廣集前脩嘉言懿行。奇事異聞。與夫藥石膳羞器服之宜於佚老者。釐為三卷。而

方論所述。愈益精詳。是書始大備。吾聞喬木故家。壽基世積。翁之高祖叔祖。二母夫人。皆年過九十。備極榮養。今翁亦希年矣。桂子蘭孫。盈庭戲綵。青山流水。竹色花香。鳩杖鸚鵡杯。蒼顏玄鬢。見者謂不老地行仙。蓋是書驗於公家久矣。茲復不私其驗。繡諸梓而公之。且拳拳導夫人以自養之說。夫能知自養之養。而后能安享子孫之養。此吾於讀書重歎翁用心之仁也。仁者必壽。錄是八十而師。九十而相。百歲而定律令。百世而與謠誄。衍而為商大夫之八百。曾元而下。家慶一堂。是書之驗。將千歲之日。至而未止也。詩曰。永錫爾類。又曰。永錫難老。請為翁三誦之。昔大德丁未中元。樵西麓苑撤孫序。

顏氏家訓曰。夫所以讀書學問。本欲開心明目。利於行耳。未知養親者。欲其觀古人之先意。承顏怡聲下氣。不憚劬勞。以致甘腰。惕然慙懼。起而行之也。經史傳記。述孝子順孫嘉言懿行。臨篇累牘。不勝其紀。今略舉數十條。以激發夫人孝愛之心。必有日之心之。而興起者矣。

文公家禮曰。凡子事父母。婦事舅姑。天欲明。咸起盥漱。櫛總具冠帶。味爽適父母舅姑之所。省問父母舅姑起。子供湯藥。婦具晨羞。供具畢。乃退。各從其事。按內則曰。子事父母。婦事舅姑。雞初鳴。適父母舅姑之所。及所。下氣怡聲。

問衣寒燠。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。怡。悅也。苛。瘡也。抑。按也。搔。摩也。溫公曰。丈夫唱喏。婦人道萬福。問侍者夜未安否。何如。侍者曰安。乃退。其或不安節。則侍者以告。此即禮之晨宵也。出入則或先或後。而敬扶持之。先後。隨時使也。進盥。必者奉槃。長者奉水。請沃盥。盥卒授巾。槃水盥水者。中以悅手。問所欲而敬進之。所欲。如下文體醢之類。柔色以溫之。溫。藉也。承尊者必和顏色也。醢。醢也。醢。謂者為醢。酒醢。厚者為酒。薄者為醢。芼。芼。魚肉為芼。芼之以菜。藟。麥黃稻黍粱秫。藟。大豆也。藟。麻也。稻黍粱秫皆水也。唯所欲。隨所愛。棗。棗。貽。以甘之。貽。賜也。四者味皆甘。薑。薑。粉。粉。榆。兔。菟。脩。脩。以滑之。薑與芼相類。粉與榆相類。四物新者曰芼。乾者曰菟。脩。溲也。脩。滑也。數者性皆滑。脂。膏。以膏之。脂。膏。亦類也。月者曰脂。無角者曰膏。二者皆肥而澤。父母舅姑必膏之而后退。專長舉著。子婦乃各退就食。溫公曰。藥物乃關身之切務。人子嘗親自檢數調度供進。不可但委婢僕。脫君有誤。即其禍不測。晨羞。俗謂點心。易曰。在中饋。詩曰。作酒食是議。凡烹調飲膳。婦人之職也。近年婦女驕倨。皆不肯入庖廚。今縱不親執刀匕。亦當檢校監視。務令精潔。劉氏曰。問其意之所欲食者。則敬順之心以進之。和柔共已以溫之。芬芳共意以奉之。庶其親喜而不厭也。孝子之事其親。必

養共志。常懷歡欣。為共子之能養。曲禮曰。凡為人子之禮。冬溫而夏清。春定而晨省。定安其牀柱也。有問其安否如何。溫公曰。父母舅姑將寢。則安置而退。丈夫唱喏。婦人道安。此即禮之春定也。

老萊子少以孝行養親。年七十。父母俱存。着五色斑斕之衣。為嬰兒戲於親側。言不稱老。為親取食。上堂足跌而偃。因卧地為嬰兒啼。或弄鵲於親側。欲親之喜。身老壽而雙親具慶。豈今古鮮儷者也。

東漢黃香事父竭力致養。暑則扇床枕。寒則以身溫席。晉王延事親色養。夏則扇枕席。冬則以身溫被。隆冬盛寒。體常無全衣。而親極滋味。二人孝行甚相類也。

陳太丘詣荀朗陵。資儉無僕役。乃使元方將車。季方持杖從後。畏文尚少。載着車中。既至。荀便叔慈應門。慈明行酒。餘六龍下食。文若亦小。坐着膝前。于時奏真人東行。兩家父子會聚之樂。至矣哉。陳寔。字仲子。為太丘長。荀淑舉方正。補朗陵侯相。記。字元方。寔長子。立德絕俗。與寔高名並著。而弟湛又配之。每宰府辟召。湛厲威辭。世號三君。謀字季方。淑有八子。儉。胤。靖。燾。江。爽。肅。秋。居西豪里。縣令曰。高陽氏有才子八人。著其里為高陽里。時人號曰八龍。于時德星聚。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。

朱文公聚星亭畫屏贊云。猗歟陳子。神猷鍾英。文淵懿範。道廣心平。願言懷人。曰我同志。故朗陵君。荀季和氏。連峰對起。麗澤潛滋。懷而不見。有黠其愚。薄言遠之。顧無僕役。獨呼二兒。駕予以出。青舄黃犢。布幘紫車。策紀前衛。杖屨後趙。所造伊何。高陽之里。維時荀君。聞至而喜。顧謂汝靖。佳應子門。六龍矯矯。布席開尊。靖肅而前。翁拜其辱。何悞斯展。得見清猗。命爽行勝。旅饋次陳。獻爵交錯。禮度情親。載笑載言。固非德義。益邁乃猷。以輔斯世。髡髧兩雅。亦置膝前。深深本國。莫出匪賢。崇臺四極。予以占天。猶曰茲野。德星萃焉。高山景行。好德所同。課忠責孝。獨舉余衷。有客詣陳大丘。侯鋒甚敏。太丘乃令元方手方炊飯。太丘問炊何遲留。元方長跪曰。君與客語。乃具竊聽。炊忘着葷。今皆成糜。太丘曰。爾頗有所識否。二子長跪俱說言無遺失。太丘曰。如此。俱成糜自可。何必飯邪。

王長豫為人謹順。事親盡色養之孝。丞相見長豫輒喜。故豫輒嗔。長豫與丞相語。常以謹密為端。觀其親之喜慍。則其子之為人可知矣。悅字長豫。導字子長。豫字叔道。導字叔道。導字叔道。導字叔道。

王羲之牽諸子抱弱孫。一味之甘。割而分之。以娛目前。羲之生七子。羲之又育之。果歟之。子子息。第三子徽之。子子徽。最幼子獻之。子子敬。孫伯之。

敬之之子。

後周李遠哲。除真州刺史。其本周也。男女六十九人。緣漢千餘里第宅相次。雖媵之有子者分處其中。遠哲鳴笳導從。往來其間。雖酒歡讌。子孫參見。或忘其年名。披簿以審之。漢陸賈五男。常乘安車駟馬。從歌鼓瑟。侍者十人。約其子曰過汝。汝給人馬酒食。其往來擊鮮之樂。未得如遠哲之子孫衆多。唐郭子儀諸孫數十人。每群孫門安不盡辦。額之而已。此亦可以為盛也。子儀中書令。二十四考。壽八十五。

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。在公卿間。最名有家法。中門東有小齋。自非朝謁之日。每平旦輒出至小齋。諸子仲郾皆束帶展省於中門之北。公綽決私事。接賓客。與公權及群從弟再會食。自旦至暮。不離小齋。燭至則命一人子弟執經史。躬讀一過。訖乃講議。居官治家之法。或論文。或聽琴。至人定鍾然後歸寢。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北。凡二十餘年。未嘗一日變易。公綽。公權。公諒。兄弟三人。公諒。公度。其從兄弟也。公綽一子四孫。子仲郾。孫璞。珪。辟。此。公權子誠。縣子仲憲孫。此子立清。

公綽子仲郾事公權如事公綽。見公權未嘗不束帶。為京兆尹。出遇公權於通衢。必下馬端笏立。候公權過乃上馬。公權莫歸。必束帶迎候於馬首。

公權屢以為言。仲郢終不以官達。有小改。公綽妻韓氏。相國休之。曾孫家法嚴肅。儉約。為緡紳家楷範。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為丸。賜諸子。每永夜習學。舍之以資勤苦。仲郢以禮律身。居家無事。常端坐拱手。出內齋亦肅容束帶。三為大鎮。廐無良馬。衣不薰香。公退必讀書。手不釋卷。事事皆可法也。

柳玘曰。崔山南昆弟子孫之盛。鄉族罕比。山南曾祖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。祖母唐夫人事姑孝。每旦櫛緹笄。拜於階下。即升堂乳其姑。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。一日疾病。畏幼歲華。宣言無以報新婦。有子有孫。皆得如新婦孝敬。則崔之門。安得不昌乎。崔山南昆弟。唐世系博陵第二房。崔題八子。世比荀氏八龍。玘字從律。為山南西道節度。

張蒼口中無齒。飲乳。壽百餘歲。穢城有人年一百四十歲。不復能食穀。飲曹孫婦乳。見尚文集。須蕭印傳。

東漢姜詩。事母至孝。妻奉順尤篤。母好飲江水。水去舍六七里。妻常泝流而汲。姑嗜魚鱸。又不能獨食。夫婦常力作供贍。呼鄰母共之。舍側忽有涌泉。味如江水。每旦輒出雙鯉魚。常以供二母之膳。子婦同心竭力。以致其養。不易得也。

節孝徐先生。事母謹嚴。非有大故。未嘗去其側。日具太夫人所嗜。或不獲。即奔走闔市。若有所亡。人或慕其純孝。損直以售之。親戚故人。或致甘菹。誠不至。禮不恭。弗受也。所奉饌。皆手自調味。太夫人飲食。時先生率家人在左右為兒嬉。或謳歌以說之。故太夫人雖在窮巷。而奉養與富貴家等。無須臾不快也。

先生名積孚。仲車。自兒童不為嬉戲。寡言笑。莊毅如成人。事母太夫人篤孝。朝夕冠帶。問起居。一日幞頭晨省。外氏諸婦大笑之。翌日復如是。笑不已。被笑旬日。慚怍。自是至老不廢。童蒙訓云。先生因具公裳見貴官。忽自思云。見貴官尚必用公裳。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乎。遂晨省具公裳。揖其母。先生應舉貢禮部。不忍一日去其親。遂徒步載母西入京師。中進士第。同榜第一人。許安世。率同年數十人拜太夫人於堂上。仍以百千為太夫人壽。數往返。先生終拒之。先生年過壯。未娶。或勉之。答曰。娶非其人。必為母病。予非敢忘嗣。固有待也。初從安定胡先生學。潛心力行。不復仕進。其學以至誠為本。積思六經。而喜為文詞。老而不衰。政和六年。謚節孝處士。

任元受。事母盡孝。母老多疾病。未嘗離左右。元受自言。老母有疾。其得疾之

由。或以飲食。或以燥濕。或以語話稍多。或以憂喜稍過。盡言皆朝暮候之。無毫髮不盡。五臟六腑中事。皆洞見曲折。不待切脉而後知。故用藥必效。雖名醫不逮也。張魏公作都督。欲辟之入幕。无受力辭曰。盡言方養親。使得一神丹。可以長年。必持以遺母。不以獻公也。況能舍母而與公軍事邪。

魏公太息而許之。

程明道先生曰。事親者不可以不知醫。

陸放翁曰。先公守南都時。有直秘閣張山者。開封人。判留司御史臺事。年八十餘矣。視聽步履飲食悉如少壯。或問何術至此。曰。吾無他術。但頃嘗遇異人授一藥。服之數十年。未嘗一日輟耳。其法用香附子。薑黃。甘草三物。同末之。沸湯點。晨起空心服三四錢。名降氣湯。以為人所以多疾病者。多由氣不降。故下虛而上實。此藥能導之使歸下爾。鄉人有效之者。或返致虛弱。蓋香附子薑黃瀉氣太甚而然。不知山何以獨能取効如此。意其別有它術。特託此藥以同人。及渡江見一武官王昇者。亦七十餘矣。康強無病。問何所服藥。則與山正同。而後知人之於藥。各有所宜。不可強也。

祖光祿少孤貧。性至孝。常自為母炊爨作食。王平北聞其佳名。以兩婢餉之。

因取為中郎。祖納子士言。能清言。溫嶠為光祿大夫。王又字叔元。為平

北將軍。

吳隱之事母孝謹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。康伯母賢明婦人也。謂康伯曰。汝若居銓衡。當舉如此輩人。及康伯為吏部。隱之遂階清級。古人以孝行取人。賢明之婦亦知此義。

呂侍講有言。孝子事親。須事事躬親。不可委之使令也。嘗說殺梁言天子親耕。以供粢盛。王后親蠶。以供祭服。國非無良農工女也。以為人之所盡事。其祖稱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。此說最盡事親之道。又說為人子者。聽於無聲。視於無形。未嘗頃刻離親也。事親如天。頃刻離親。則有時而違天。天不可得而違也。呂侍講字原明。中國正獻公公者之長子。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。不以事物經心。而中國夫人性嚴。有法度。雖甚愛公。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。甫十歲。祁寒暑雨。侍立終日。不命之坐。不敢坐也。日必冠帶。以見長者。平居雖甚熱。在父母長者之側。不得去巾襪。縛袴衣服。唯謹行。步出入。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。鄰衛之音。未嘗一經於耳。不正之書。非禮之色。未嘗一接於目。內則正獻公與中國夫人教訓之嚴。外則焦先生千之字伯強化導之篤。故公德器成就。大異衆人。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。外無嚴師友。而能有成者。少矣。

司馬溫公曰。凡諸卑幼事無大小。母得專行。必咨稟於家長。又曰。凡子受父

母之命。必藉記而佩之。時省而速行之。事畢則返命焉。或所命有所不可行者。則和色柔聲。具是非利害而白之。待父母之許。然後改之。若不許。苟於事無大害者。亦當曲從。若以父母之命為非而直行已志。雖所執皆是。猶為不順之子。況未必是乎。吳顧愷每得父書。常涕洒几案。舒書於上。拜跪讀之。每句應諾。閱畢再拜。得父之書。猶拜跪而讀。受父之命。其敬佩而行。當何如耶。

包孝肅字希仁。始及第。以親老侍養。不仕官且十年。人稱其孝。

范忠宣純仁字堯夫。再調官。皆不赴。父正公遣之。公曰。純仁豈可重於祿食。而輕去父母耶。雖近亦不能朝夕在側。遂終養焉。二公以事親為重。以仕進為輕。可法也。

王遵原思歸賦云。吾父八十。母髮亦素。尚爾為吏。夏馬避路。收收晨烏。其子反哺。我豈不如。鬱其誰素。惟秋之氣。慘悽感人。日興愁思。側睇江濱。憶為童子。當此凜辰。百果始就。迭進其珍。時則有戴菱長腰。紅芡圓實。牛心鱖鮓之柿。獨包黃膚之栗。青芋連區。烏桺五出。鴨脚受彩。手微核。木瓜鏤丹。而咸質。青乳之梨。顏壺之橘。蜂蛹淹醢。楨楮漬羹。膳羞則有鵝鶩野雉。澤鳧鳴鵒。清江之青鱖。寒水之鮮鱗。冒以紫薑。雜以芡苢。鴈浮芰菊。俎薦菁韭。

永樂大典卷之六十八
六
坐溪山之松篁。掃門前之桐柳。僮僕不諱。圖書左右。或靜然以終日。或歡言以對友。信吾親之所樂。安問里其滋久。切切余懷。欲辭印綬。固非效淵明之褊心。耻折腰於五斗。

潘岳閑居賦云。太夫人在堂。覽止足之分。庶浮雲之志。築室種木。逍遙自得。池沼足以漁釣。春稅足以代耕。彈園鬻蔬。供朝夕之膳。牧羊酤酪。俟伏臘之資。寧秋暑退。照春寒往。微雨新晴。共合清明。太夫人御板輿。升輕軒。遠覽王畿。近周家園。屏長筵。列子孫。柳垂陰。車結軌。或宴于林。或棋于池。昆弟斑白。兒童稚齒。稱萬壽以獻觴。或一懼而一喜。壽觴舉。慈顏和。浮杯樂飲。綠竹駢羅。頌足起舞。抗音高歌。人生安樂。孰知其他。王潘二賦。仕宦而志於事親者。良可諷味。

黃山谷手書云。王欲推川。元豐初。調官京師。寓家昌州。親老九十餘矣。尚閑貴人家歌舞。醉歸書其旅邸壁間云。廬外無書為客久。夢遣有夢到家多。畫堂玉佩紫雲響。不及桃源歎乃歌。余訪推川於邸中。而和之詩曰。五更歸夢常苦短。一寸客愁無奈多。慈母每占烏鵲喜。家人應賦戍戍歌。身如病鶴翅翎短。心似亂絲頭緒多。此曲未門歌不得。湖南湖北竹枝歌。王推川既得官都下。有所時忘歸。余戲作林夫人歎乃歌二章與之。竹枝歌本

出三巴。其流在湖湘耳。默乃湖南歌也。詩曰。花上盈盈人不歸。棠下萋萋實已垂。臘雪在時聽馬嘶。長安城中花片飛。從師學道魚千里。蓋世成功忝一炊。日月倚門人不見。看盡林鳥返哺兒。四詩之作。可謂盡朋友責善之義。山谷至孝。奉母安康君。至為親。滌虎子。未嘗頃刻不供子職。故錫類之意。力勸稚川以歸侍云。

明道伊川二先生之母夫人侯氏。事舅姑以孝謹稱。與太中公相侍如賓客。公賴其內助。禮敬尤至。而夫人謙順自牧。鮮小事未嘗專。必稟而後行。伊川曰。先夫人侯氏七八歲。誦古詩曰。女子不夜出。夜出秉明燭。自是日暮。則不復出房間。既長。好文而不為辭章。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。則深以為非。

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。每寒月黎明即起。詣厨躬作粥一釜。偏享奴婢。然後使之服役。其子東山先生啓曰。天寒何自苦如此。夫人曰。奴婢亦人子也。清晨寒冷。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。乃堪服役耳。東山曰。夫人老且賤。事何側行而逆施乎。夫人曰。我自樂此。不知寒也。汝為此言。必不能如吾矣。東山守吳興。夫人於郡園種紵。躬績績以為衣。時年八十餘矣。東山月俸分以奉母。夫人忽小疾。既愈。出所積券曰。此裘物也。今宜悉以謝醫。則

吾無事矣。平居首飾止於銀衣。止於綃繡。生四子三女。悉自乳曰。飢人之子。以哺吾子。是誠何心哉。其家米糧土階如田舍翁。三世無增飾。史良叔守廬陵。官滿來訪。入其門。升其堂。目之所見。無非可敬可仰可師可法者。所得多矣。因命畫工圖之而去。誠齋東山清介絕俗。固皆得之天資。而婦道母儀所助者亦多矣。左傳文伯之母老而猶績。文伯曰。以歎之家而主猶績乎。母曰。王后親織玄紵。公侯之夫人加以絃紼。卿之內子為大帶。命婦成祭服。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。自廢士以下皆承其夫社而賦事。燕而獻功。男女効績。想則有辟。古之制也。羅鶴林大經云。觀誠齋夫人。乃知古今未嘗無列女。未嘗無賢母。

稽溪胡氏宗系記序云。吾家自上世以來。事親從兄。多以孝悌聞。曾祖十四公有二兄。雖已異居。每事必先咨長兄。次咨仲兄。二兄不取而後取。二兄許行而後行。曾祖妣余太君。感末疾。十年不離床席。飲食起居梳沐盥漱。便溺皆須人抱負扶掖。子孫婦女左右奉事。惟懼不如其意。祖妣章太君妣余氏。叔祖妣吳令人。更互直侍。衣不解帶。日不交睫。朝夕匪懈。余太君常慰勞之曰。吾無以報汝等。天當以祐汝等。吳令人果膺福慶。是主父定公登巍科。歷顯任。其立朝正色直言。無所假借。所以納忠君父之意。雖死

不忘。憲昔侍文定居澤濱十五年。見其躬事二親。可謂盡之矣。奮由白屋。二親安樂享祿養者二十年。皆主受官邑之封。此人間所稀有。令人慈母也。通詩書。達義理。愉顏柔色以事之。不足以為難。中大公嚴毅豪勇。不可少犯。文定所以事之者。未始徇其意。每以正道開說。中大久而益親信之。有晚生兒女三人。初以為慮。文定視之如一。嫁幼妹與已女。裝遣奩具無少異。中大臨終。以二荆授文定曰。二弟若不才。為汝之羞。可嚴教之。文定泣對曰。誓不怠撻之。其後循循然誘以學術。迪以道義。主之昏官。皆克有成立。至使一家蒸蒸。雖婦女兒童咸知恭順之道。實由文定躬行之化所及也。孔子曰。人之行莫大於孝。有子曰。孝悌也者。其為人之本歟。後代子孫當務勉行孝悌。以無忝所主。庶哉門風益振。家聲不墜。豈不善哉。明

文定公。安國字康侯。仕至給事中。二弟。象。安止。仕至郡倅。次安老。仕至知州。三子。長致堂。實。字明仲。仲五峯。峯。字仁仲。李寧。精溪。憲。字康仲。仕至松

書有五子。而國大壯子李廩。五峯第三子。

元魏楊播。家世純厚。並敦義讓。昆季相事。有如父子。播津恭謙。兄弟旦則聚於廳堂。終日相對。未嘗入內。有一美味。不集不食。廳堂間往往悻悻隔障。為寢息之所。時就休偃。還共談笑。播年老。曾他處醉歸。津扶持還至假寢。

間前承候安否。椿津年過六十。並登台鼎。而津常旦暮參問。子姪羅列階下。椿不命坐。津不敢坐。椿每近出。或日斜不至。津不先飯。椿還然後共食。食則津親受匙筯。味皆先嘗。椿命食然後食。津為肆州。椿在京宅。每有四時嘉味。輒因使次附之。若或未寄。不先入口。一家之內。男女百口。總服同爨。庭無間言。楊椿子延慶。事元魏孝文帝。為平東將軍。椿子延壽。位至司徒。津子羅漢。為司空。椿津俱事明太后。

椿嘗戒子孫云。吾兄弟在家。必同盤而食。若有近行不至。必待其還。亦有過中不食。忍飢相待。吾兄弟八人。今存者三。不忍別食也。聞汝兄弟時有別齋。獨食者。又不如吾一世也。又云。仕魏以來。高祖而下。七郡守。三十二刺史。內外顯仕。少比。

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。伯康年將八十。公奉之如嚴父。保之如嬰兒。每食少頃。則問曰。得無餓乎。天少冷。則拊其背曰。水得無薄乎。

范忠宣知襄城縣。承事伯兄。照管湯藥飲食。居處衣服。必躬必親。如孝子之事嚴父。事親從兄。仁義之實。愛敬之理。與生俱生。仁之至。義之盡也。

溫公者。英真率會約。序齒不序官。為其務簡素。朝夕食各不過五味。菜果脯醢之類。各不過三十器。酒巡無筭。深淺自斟。主人不勸客亦不辭。